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卷四　恕谷一

戴望述

學正李先生塨

李先生塨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從保定府之蠡縣遂爲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慤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聖學孝慤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㳒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㳒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瘳忘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孝慤使先生奉其妾母

居縣中率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居鄉相距二十餘里毎朔望前日薄莫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夙興乃還嘗曰孝慤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閔其貧閒數日輒使人饋粟肉於孝慤詭言先生所遺孝慤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慤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苫枕凷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吳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掞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寍不往

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冉進士永光竇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而鄞萬處士斯同尤篤服先生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狂是他日與先生攷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遣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寗會館先生亦往衆請問郊社萬君向衆指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子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數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

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壄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毋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愼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愼修以師禮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鬬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卹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愼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麕集居踰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愼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

里不絶愼修曰上下皆知勸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歔欷泣下既自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絶先生援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爲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谿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

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贊等上私諡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爲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幷詆周禮爲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

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爲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退後先生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爲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咸縣劉用可深非之謂其純搆虛辭誣及外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爲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爲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衆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辨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

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彝宗廟考彝禘祫考彝褒忌編閱
史郄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彝書皆藏於家渴辰劉翺
贊其棊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鍇為重訂男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即有巨人之
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
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為
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
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
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
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
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
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

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嘗愈何反爲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夗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爲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

會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百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槩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清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說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

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辨業

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

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已成物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已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已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葢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

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大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已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

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致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安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

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賦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倘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

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

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

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葢此心既立

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琢案人即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埽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間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即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未嘗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埽應對閑持守堅定涵養純孰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洒埽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

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尚需大學之教耶

　琢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埽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

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仍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葢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

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尚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

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勤曰知天命邪　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實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个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丗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僨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竆則缺了一事道理一

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徧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　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

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敎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

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
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
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
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
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
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
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
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
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
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
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

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處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青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贜語乃言考究禮節爲用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

之至陽明則直抹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个亦是要人見个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孰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淸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

於明善是也今曰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幷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幷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

見於事為者為文夫見於事為如孝弟親愛誰曰為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　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洞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遞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為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棼繞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已之物耳目是也今指

已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爲賊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韭薤蒜等葷及親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安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

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闢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閒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盖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　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

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淺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已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大劃然

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邪　物格知至豈尚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艮以格物爲卽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艮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愼之又愼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旣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尚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敎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餘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襍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襍者

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淸矣若解

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割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其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中庸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蓋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與分

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
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愼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
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
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
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
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
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
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

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旨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耳然則學者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各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

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凊定省之儀爲學行溫凊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且烏分本末緩急耶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迹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爲小行爲大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卽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攷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

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以下聖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職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世實用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

齋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齋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實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葢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葢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尚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

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並有歉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章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

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褎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　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郤縠以六府三事爲德

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　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舜典帝曰夔節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　朱子曰古者教法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 性理大全 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幷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

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大司樂職　塨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　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易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

之眞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旣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飮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廿六部司官說堂人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敎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食食至四十始仕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身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詔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洽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愈

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塗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睿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怠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至息焉游焉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益漸漬成習萬方一槩遂覺所入有合耳目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

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
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
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途分出然古學實
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
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
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
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
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
人講語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
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
用於後世而騎即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
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

盜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尚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劵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茲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尚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迨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即不盡善即或有偽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為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其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即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

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尚可緩乎

宋豫闇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闇曰偕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闇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闇沈吟因閱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

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闇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闇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貫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子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闇曰中庸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闇默然子曰徒靜坐不能窮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以下論學）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

去事物專求心性子聞之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即心性也未有舍心而能求事物者也舍耳聰性何在舍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舍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舍萬物何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即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衞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尚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關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即德

行有成亦秖爲貧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
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陳習兵于曰程子亦考行禮朱
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
兵盜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慽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穰
聖道以他涂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亾三
禮皆戰國後人所作掞條晴曰古者殺青縢簡非若後世楮翰
易成又與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
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
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
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

之若周禮已亾而曷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荅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登其策書亾邪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與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亾邪禮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亾矣然其言乃指班爵

祿之一端非槩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
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亾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滕
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且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
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
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
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亾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
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
亾尚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亾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
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
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
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
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

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閒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況其孔綱細目亦非懸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閒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捃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邪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

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既乃斥靡梓斝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又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曰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卽閒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脩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

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且指爲僞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亾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亾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亾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數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自以爲中也

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闊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鄞縣萬季野斯同聞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井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並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

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爲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子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冥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子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曰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

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塽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子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入君一飯再飯醫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經邦知予南歸來覼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靑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貸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嗇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而已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

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子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並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賓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會蓮問格物子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子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談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襍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淡高遠也乎

實靜庵克勤論及心性子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爲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

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襍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襍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

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敎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

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途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甡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顏氏學記卷四